

怒海餘生

陳策將軍與我的歷險記

徐亨

一九七二年四月初刊

二〇〇一年四月重刊

砲教事件轟動一時

我們中國人，一向有「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」的說法。如果有誰幸運的逃過一次大難，大家都相信他將來必定會逢凶化吉，後福無窮。這種說法缺乏科學根據，但却言之成理，而且為國人所深信不疑，歷久不衰。使每一個倖免大難者，更多添一份自我慶幸的感覺。

我很幸運，曾經在三十年裏，一連兩次逃過舉世公認的大難，而且這兩次大難都和我的僑居地香港有關。祇不過，兩次大難的性質不同，一次純粹出於幸運，那便是如今早已全國皆知的中華航機在澎湖上空爆炸，我因嚴副總統約見，臨時改變行程，逃過了這一次的浩劫。另一次却由於我的努力奮鬥，臨危不亂，終於在怒海之中，倖獲餘生。

距今三十一年前，民國三十年，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，我還是一員海軍中校，擔任我國駐港特派軍事代表、中國國民黨港九灣總支部主任委

員、海軍中將陳策將軍的隨從參謀。

陳策，這是一個飲譽中外，必將永垂青史，頂呱呱，響噹噹的名字。然而，他却另有一個十分光榮；人人耳熟能詳的尊號——策叔。由於陳策將軍追隨國父，屢建奇勳，贏得國民黨同志的一致尊敬。和他親近些的同志，都因為他這個單名很難稱呼，於是 國父便順口嫻稱他為「策叔」。從此「策叔」的大名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，成為他的代號。其後，前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，又別具匠心的代他取號「籌碩」。籌碩二字不但和「策叔」諧音，而且還涵有「盡籌碩畫」的意義在內。證諸策叔一生的英雄事蹟，豐功偉業，他確能當之無愧。

策叔在革命元勳、黨國元老之中，年齡並不算大。他誕生於遜清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），當時已經有無數的革命先烈先進，在拋頭顱、洒熱血的從事革命工作了。策叔是廣東瓊山人，譜名明堂。小時侯隨他尊翁住在新加坡。一到啓蒙年齡，就被送回瓊山故鄉，入校讀書。他畢業於肇新小學，旋即考取廣州黃埔水師工業學堂。北

伐、抗戰時期的廣東名將張發奎將軍，和策叔可以並稱廣州水師學堂的二傑。民國元年，這一座水師學堂易名為海軍學校。

策叔在廣東水師學堂就讀期間，即已獻身革命，他是在宣統三年（一九一）參加同盟會的。他一加盟便展開了轟轟烈烈的革命行動，他曾回到瓊山舉義，身任炸彈隊長，因為作戰英勇，奮不顧身而受了傷。民元後再進改組後的海軍學校繼續學業。民國四年（一九一五）袁世凱洪憲稱帝，策叔立即響應 國父討袁護國的號召，密謀炸斃袁世凱的爪牙廣東督軍龍濟光。事洩後，他聲色不動的重返海軍學校。翌年策叔再接再厲，邀集一批同學，奪下龍濟光所部的兩艘軍艦，起義討袁。結果又以孤掌難鳴，宣告失敗。

不久反帝制戰爭告終，袁世凱病死北京新華宮。策叔亦已在海軍學校畢業。民國六年（一九一七） 國父護法，被國會非常會議推選為海陸軍大元帥，開府廣州，聲討北洋軍閥。當時的廣東督軍是驕橫跋扈，肆無忌憚的莫榮新，他對

國父的命令陽奉陰違，甚至擅行捕殺大元帥府的衛隊官兵，使國父勃然大怒，責令莫榮新懲治所部肇事份子，並且向軍政府謝罪。莫榮新胆敢悍然不應，他更進一步的以厚利誘脅海軍，由他

負責發給海軍的新餉。使海軍官兵對於國父漸趨疏遠。當時國父下令海軍砲轟觀音山莫榮新的督軍署，施他以當頭棒喝，海軍竟將艦隻駛離廣州集中黃埔宣告戒嚴。國父忿不能忍，便在

元月三日晚間由策叔及親信將領，少數衛隊護衛，直登同安、豫章兩軍艦，命令兩艦啓碇，開到中流砥柱附近，發砲轟擊觀音山。兩艦艦長懼而不敢應命，國父便和海軍出身的策叔親自開砲，轟得氣燄薰天的莫榮新魂飛天外，心驚胆裂。他第二天一早便央人調停，並且親赴軍政府，向國父卑辭謝罪了事。這便是當年轟動一時的所謂「砲教」事件。

獨脚元戎担當大任

到了民國八年，南北和議進行期間，那莫榮新的狼子之心，故態復萌，陰謀破壞護法。策叔痛恨他包藏禍心圖謀不軌，又率領一批同志同學，用突襲方式，奪取兩艘軍艦。策叔的原定計劃，是水陸兩支義師，合力聲討莫榮新，一舉攻佔江門關，予莫榮新以致命的打擊。可是水路得手，陸師遲遲不發，使他這驅莫之舉，功敗垂成。策叔迫不得已，只好領着那兩艘軍艦駛赴澳門，不幸又被澳門的葡萄牙人囚禁，惹上了一场牢獄之災。後來，還是國父致電澳門當局，並

派現任考試院院長的孫哲生(科)先生，親赴澳門交涉，策叔方始獲得釋放。

民國九年，驅逐莫榮新之役，策叔又大獻身手，建立殊勳。他響應粵軍自福建回師，攻克廣州，迫使莫榮新率領殘部，從廣州撤退返桂，通電取銷自主。十一月二十九日，國父乃自上海返穗。民國十年五月五日，國父就任非常大總統，策叔則出長廣東航政局。並隨國父底定廣西，駐節桂林，改任船舶局長，協助北伐軍的運輸。民國十一年陳炯明勾結軍閥，阻撓北伐大業，國父回廣州加以鎮撫，就由於事先密派策叔和溫樹德將軍，在四月底集合同志，發動突擊，把在廣州的北洋海軍艦隻全部攻克，徹底改組。海軍艦隻悉在策叔之手，廣州城裏的陳炯明便不得不有所忌憚，一時不敢公然稱叛。

從民國十一年五月，策叔出任廣東海防司令，到六月十六日，陳炯明悍然圍攻觀音山非常大總統府，國父身穿單衣，不帶衛隊，匆匆抵達海珠海軍司令部。當時情況的險殆，誠所謂危疑震撼，間不容髮。策叔旋即迎國父登永豐艦(其後即改名中山艦)，由他指揮所屬永豐艦長馮肇憲、楚豫艦長招桂章、舞鳳艦長袁良驛、永翔艦長丁培龍、寶璧艦長李芳、長洲要塞司令馬伯麟、總台長陳鐵菴，在叛軍的團團圍困之中苦撐力戰，達五十五天之久。今總統蔣公，也自上海趕來，翊贊國父，力拒叛軍。那真是民國革命史上，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。策叔的大名，由而為天下所知，中外同仰。後來，策叔又隨國父赴滬。十二年一月，再度奉令返穗收復海軍



楊森將軍為徐亨伉儷舉杯祝賀。

，響應討逆，出任廣東江海防司令。國父逝世，策叔又致力清黨之役，任海軍第四艦隊總司令。十八年以後，迭任中央執行委員。廿一年赴歐洲考察軍事，翌年返國任海軍部軍令處處長，乃使全部留粵艦隊，復歸中央統轄。對於全國統一大業，確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。

民國二十六年抗戰軍興，策叔受命艱危，出任虎門要塞司令，力阻日本海軍由珠江口進攻廣州。可惜在第二年上半年，策叔即因左腳患血管硬化症，不得不辭職赴港就醫。他的一隻左腳，終於在香港鋸掉。任何人都以為他的軍旅生涯，勢將宣告結束。然而，策叔却以其不屈不撓的意志，

大無畏的精神，在日軍進攻香港一役中，成為戰亂香港的治安維持者，力抗日軍的義軍總指揮，太平洋戰役中第一位聯軍總司令，名揚國際的世界英雄。我們與其說這是不可思議的奇迹，不如謂之為男子漢，大丈夫，有為者當若是！

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，策叔的職務是我國特派駐港軍事代表、國民黨港九灣總支部主任委員，主持國民黨港澳總支部、三民主義青年團、宣傳專員辦事處、振濟委員會等等各機關，我則担任他的隨從參謀。我們在亞細亞行的二樓，開設了一間華記行，和作為國民黨港澳總支部的「榮記行」望衡接宇，距離很近。華記行和榮記行

一樣，表面上是貿易行號，實際則係辦公地點。因為，我們負責代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，與香港軍政當局密切聯繫，任務是極機密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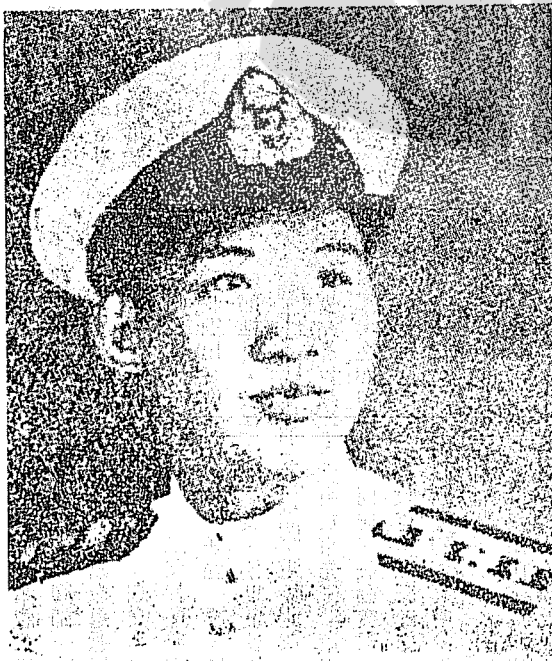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總督向我求助

民國三十年（一九四一）十二月八日，清晨七點多鐘，一直住在九龍太子道寓所的策叔全家，突然渡海來港，搬到舍下暫寓。策叔和我一見面，就告訴我說：

「今天早上四時半，日軍已在馬來亞之北，暹羅灣以南地區登陸。檀香山珍珠港和馬尼刺等地，也都遭到日機的轟炸，這正是太平洋戰爭的



有世界英雄之譽的獨腿將軍陳策。



本文作者徐亨三十年前戎裝英姿。

爆發。」

這時候，港九上空，已響起了隆隆的轟炸機聲。二十餘架日機，分爲數批，輪番轟炸九龍啓德機場，和深水埗兵營。

香港頓時陷於一片驚惶駭亂之中。

策叔在九龍臨動身之前，已經用電話分別通知中央留港各重要同志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港九迅將遭受襲擊，請大家提高警覺，密切注意。到達舍下以後，他不遑休息，立刻邀同時在香港的我軍令部副廳長鄭介民，訪晤香港英軍司令。就英方的作戰計劃和軍事合作事宜，舉行緊急會商。然後，我們一同回到「榮記行」總支部，召集幹部同志開會。會中一致決議，召開中央駐港各機關的代表大會，謀求齊一步驟，應付變局。

大戰爆發，百事如麻，我們一方面要接洽飛機，先疏散一部份留港的中央委員，重要同志。首先是鄭介民副廳長和英軍代表同機飛渝，向中央報告並有所聯絡策應。一方面又得應香港華民政務司、兼華人戰時督察處主任羅旭和之請，協助港方徵集運輸人力，分配糧食。當天午後，日軍主力即向九龍新界英軍防線大舉進犯。入夜，日軍增援猛攻，戰況十分激烈。

十二月十日上午，中央駐港各機關代表，齊集總支部，舉行聯席會議，公推策叔主席。他三言兩語，說明了當前態勢，認爲反侵略戰線必可獲得最後勝利，同時當衆宣示我國大軍旦夕即可馳援南下，以解港九之圍。然後，策叔報告他連日和英方接洽的結果，英方對我們所提出的要求。最主要的在於發動僑胞供給人力，維持治安，

協助英軍抵抗。

九龍失陷乘火打劫

於是，在策叔的號召之下，一個史無前例，網羅我方人員精英的「中國各機關駐港臨時聯合辦事處」，即席組成了一——

主任委員 陳 策

祕書組 劉世達 陳劍如

軍警組 蔡勁軍 張惠長 歐陽駒 余兆騏

沈哲臣 王新衡 蔡重江 張 炎

陳 藉 黃昌裕 楊鼎中 楊 簡

司徒龍 溫源寧 吳子祥 余兆騏 劉世達

外交組 羅翼羣 楊德昭 唐士暄 洪 起

情報組 陳 素 沈哲臣 王新衡 梁景安

王人麟

宣傳組 陳訓念 任玲遜 鄧友德 陳 素

陳劍如 蔡重江 黃馮明 江裕昌

李韻清

財務組 中央銀行 中國銀行 交通銀行

中國農民銀行 廣東省銀行 福建

省銀行 廣西省銀行 中央振濟委

員會第九區辦事處 中央信託局

交通組 徐 亨 司徒寬 鄧浩章 侯澄滔

辛列侯

糧食組 王淑陶 周尚志 鄧志清 葉克繩

王君偉 區聯昌 陳冠夫 黎 明

吳子祥 黃劍棠 鄧壽恩 黃令駒

總務組 何永亮 袁柳談

當時決定，分頭進行工作，辦事處設在總支部，定每天上午九時舉行會報。英國方面獲悉我們的聯合辦事處成立以後，極爲重視。他們立刻指定了五位代表，以麥都高代表港督，博差代表軍部，米耶代表警司，那夫代表華民司，每天和我們交換情報切取聯繫。在這一段時期，中英雙方的合作是令人深表滿意的。然而際此香港面臨浩劫，人大難臨頭的時候，反倒是我們自己本身由於少數人的自私自利心理，本位主義，步驟未能齊同一致。即以當時首務之急，關鍵重大的財務支援，和疏散交通工具爲例。首先，便有中央銀行的經理鍾某，我們迭次請他出席會議，他都托詞推諉，表示他無暇參加。他這種拒不合作的態度，又影響了我方在港的其它各銀行，大家都觀望不前，袖手旁觀，我們的財務組也就形同虛設。後來工作展開，需款孔殷，策叔和我就祇好用私人名義，向友好舉貸鉅款濟急。迫不得已時還曾向英商匯豐銀行逐日告貸，委實是苦不堪言。

港九兩地炮火連天，戰況緊急，當時有那麼許多中央大員，重要工作同志亟待撤離香港。聯合辦事處再三再四的要求中國航空公司派飛機疏運，可是該公司的總經理黃某却一味的推說無機可派，使得好些位中樞大員在港九失陷。事後方知中航的職員眷屬俱已私下搭機離去。這一件事曾引起大後方輿論的紛加指責，口誅筆伐，掀起了一場軒然巨波。

不過，除了央行鍾某、中航黃某二人之外，所有中央在港各機關團體，都能羣策羣力，衷誠合作，渡過那一個天大難關。尤其是港九兩地的

民衆，他們所表現的忠勇義烈精神，委實是可歌可泣，感人至深的。「疾風知勁草，板蕩識忠臣」，大風暴之下，才可以看得出一個人的能否經得起考驗。

十二月十日起英軍節節失利，港九之間交通斷絕。相信至今還有不少老香港，記得香港淪陷前後那一段黑暗恐怖的時日。糧食匱乏，物價暴漲，日機結隊分批不斷轟炸。日軍在九龍市區潛伏得有第五縱隊，他們糾合日諜漢奸，地痞流氓，乘火打劫，四出劫掠。策叔首先派出同志保護九龍方面的中樞要員渡海來港。當天晚上他又在香港電台廣播，勉勵僑胞保持鎮靜，遵守秩序，儘可能的協助英軍抵抗日軍。

十一日下午港九情況益趨紊亂，港督代表和香港警司相偕到訪。他們向策叔提出報告：日軍的第五縱隊已在九龍暴動。據說香港方面潛伏的第五縱隊，也將在當夜三時掀起暴亂。港督正式向策叔求助，希望他能够發動僑胞，合力肅清暴徒，配合香港軍警，維持安寧。

邱吉爾的祕密命令

策叔當機立斷，決定運用香港的幫會力量，他召來了香港青洪幫的領袖張子廉、劉伯琴、馬華逸等，先談好初步方案。然後在十二日凌晨，組成了「香港中國抗戰協助團」，隸屬於聯合辦事處之下，公推策叔爲團長，以各幫會領袖爲基幹，在跑馬地設立指揮部。第一批，就派出了兩千餘名丁壯，分區分段，嚴密守衛，肅清敵僞暴動份子。

策叔派沈哲臣先生爲代表，協同幫會領袖張子廉，負責香港中國抗戰協助團的指揮工作。他把香港的繁盛地帶分爲三區，指派專人負責指揮，維持秩序。東區是跑馬地、灣仔一帶，指揮者是劉伯琴先生。中區爲中環、上環一帶，指揮人是駱天一、鄭熙林。西區是西營盤、西環一帶，由謝奮生負責。

中國抗戰協助團對外用「忠義慈善會」的名義，由於策叔的號召，青洪幫領袖的全力支持，自動參加的忠貞僑胞，血性男兒，爲數竟達一萬五千餘人。他們在香港烽火連天，岌岌可危期中，不但義務守衛各區街坊，編組精壯協助香港特務警察執行任務，尚且熱血沸騰，義薄雲天的要求編列隊伍對日作戰。英國官方不斷的要求我們增派人員，協守街道要隘，他們對忠義慈善會的協助作戰維持治安備加讚揚，香港居民更以忠義慈善會爲一支巨大的安定力量。香港在淪陷以前，居民安堵如常，不曾遭到九龍失陷初期的劫掠，這一萬五千名弟兄，着實功不可沒。

策叔曉得這些弟兄中很有不少生活困苦，衣食難週的。所以他在徵召之前，就會有言在先：請他們全力協助作戰，維護治安，生活上有困難的話只管開口，他一定會想办法籌款維持。當弟兄們增達一萬五千餘人，策叔便規定每人每天發給伙食費港幣兩元。因此，僅祇忠義慈善會，一天就要三萬多港紙的開銷。

我們在香港有那麼許多金融機構，困處孤島，錢運不走，撥一部份出來支持支持應該不生問題，尚且輕而易舉。偏偏各金融機關不此之圖，

他們婉拒出席聯合辦事處會議，撥付工作經費的事也就無從談起。「巧婦難爲無米之炊」，這下策叔可就大大的爲難了，他被迫向熱心而有錢的朋友作將伯之呼，運用私人關係籌借款項。歐陽萬里先生借給了他國幣二十五萬元，司徒龍先生也借了國幣二十五萬元給他，劉世遠先生向港商鄧子嘉借到三十萬，我也向港商譚尚宜先生借了十萬元國幣。這九十萬元理該維持一段時期，可是策叔電請中央撥款遲遲不至，而市區的僑胞又因漫天炮火聲中，購買糧食至爲困難。策叔善薩心腸，本着人溺己溺之旨，請糧食組的王淑陶先生，和教育部駐港專員周尚先生領導各校師生組織教師服務團。在市區各地分設糧站，散發糧食，又協辦免費食堂，供應數十萬貧苦僑胞一日三餐。救濟範圍越來越廣，開銷難免越來越大。到了左支右絀，羅掘俱空的時候，策叔祇好去跟英商匯豐銀行商量，憑他金面，匯豐銀行答應每天貸予三萬港紙，總算順利的渡過了這一道難關。凡此公私款項，後來都由策叔專案請准中央，一一予以歸還。

香港保衛戰從十二月八日揭開序幕，十二日九龍失陷，香港淪爲暴露於日軍海空凌厲攻擊下的一座孤島危城，唯一的希望是廣東省境內的大批國軍來援。求援電報如雪片般飛向余漢謀將軍所主持的第七戰區司令長官部。十二月十三日，余漢謀將軍和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都有電報拍到香港，據告我援港大軍的先頭部隊，已於十二日進抵樟木頭。這個消息曾經使我們大爲振奮。但是當時我們都不曉得英國首相邱吉爾曾

士對於香港問題的決策；——據說邱吉爾曾在香港危殆時期密令港督楊慕琦，寧向日軍投降，不可使香港落於中國人之手。理由是降於日人將來尚可收回，否則就等於把香港交還給中國了。此一極機密的消息，係由往後在策叔率領之下突圍逃出香港的英國軍官所透露，尤其言之鑿鑿的說：那是在香港棄守前夕，港督和邱吉爾最後通話時，邱吉爾所作的指示，可能具有相當的真實性。

幫會弟兄自動請纓

在這種情形之下，難怪大難臨頭的香港人，引頸翹盼國軍來援而希望終告破滅。十二月十二日和十四日兩天，日軍兩度危詞脅迫香港總督投降，尤以十四日的那一次提出了四項具體條件：

- 一、即刻停止交戰。
- 二、將軍權移交日本，政治仍由英國負責。
- 三、所有軍械、物資及糧食均不得破壞。
- 四、請於本（十四）日下午五時前，派全權代表於半島南面渡海，前往會商。

在這一份哀的美致書後，日方尤其要求英方將軍事據點移離民居。港督的答覆則是堅定而強硬的，他在復文中略稱：

「職責所在，未能應允所要求之各點，並請嗣後勿再作同樣之要求。」

談判破裂，戰火迅速蔓延。十七日，忠義慈善會跑馬地指揮所被炸，急遷摩理臣山道，當天香港火頭四起，濃煙蔽天，死傷僑胞達數百人之多，策叔分別遣人前往救護慰問。十八日日機敵

砲整日不停炸射，全港電燈熄滅，伸手不見五指，香港已成黑暗恐怖世界。惟在忠義慈善會弟兄的極力維持之下，秩序依然良好。午夜時分，驟聞北面槍聲大作，我根據槍聲來源判斷，日軍必已在北角登陸，香港面臨生死關頭，策叔毅然決定派遣我方人員直接參加作戰。下令從速挑選精壯勇敢，開過槍打過仗的弟兄一千名，請英方發給槍械，加入力抗日軍的行列，然而，英方却竟婉言拒絕，從這一天的深夜起，香港保衛戰進入巷戰階段。日軍着着進逼，英軍頻頻失利。二十二日，自來水管被敵砲轟毀，敵軍又進佔水塘，在槍砲密集聲中悚悚自危的香港人，如今連飲水都發生了嚴重的問題。若非戰事中止，斷無恢復供應之望。

英軍逐步後撤，集中在金馬倫山和黃泥涌峽一帶，奮勇抵抗。但是日軍猶在源源登陸，人數迅即增至數千。留港的中央委員許崇智、陳濟棠、李福林諸先生，先已於二十日自市郊遷入市區。當銅鑼灣被日軍佔領，該一地區的同志，仍能利用電話，報告指揮部，日軍已在到處搜覓便衣，準備易服混入市區。又強行拉伕，為其輸送彈藥，而日軍所到之處，必定大肆淫掠，僑胞婦女因之死難者，不計其數，槍林彈雨，鬼哭神嚎，彷彿是香港的末日來臨了。指揮部裏的同志，接到各地的報告，獲知日軍屠戮之慘酷，莫不義憤填膺，怒髮上指，人人都有與敵週旋到底，除死方休的決心。因此，策叔下令將入選之一千名弟兄，擴編為三個大隊，然後每人先行發給獎金五十元，預先訂好死傷醫卹獎勵辦法，再催請英方

從速撥發軍械，讓他們及早投入戰場，挽救香港的淪亡。當時，這三個大隊的弟兄慷慨激昂，士氣之高，無以復加，實在是一支可用之兵。然而，幾經交涉，英方始准每人發予短槍一支，手榴彈兩枚。策叔當即擬訂作戰計劃，他將以這一支強勁的兵力，包抄襲擊黃泥涌峽山背的敵軍小鋼砲，機槍陣地，以解金馬崙山和大坑道的英軍之厄。

不幸的是，我們守候了整整一夜，始終不見英方送來槍械彈藥，無槍無彈，人人徒手，這個仗又如何打法呢？大家心憂如焚，焦灼萬狀，偏又一籌莫展，徒呼負負。第二天，戰事越趨激烈，英軍死傷纍纍。到了午後，敵軍又復大舉增援，發動猛攻。英軍山區前線指揮部卒告陷落，加拿大軍司令勞森少將，和他的參謀部屬二十餘人，力戰陣亡。入夜後，英軍退守摩理臣山道隘口，負隅力抗。就在這香港市區即將淪陷的分際，英軍方始送來左輪槍七十五支，手榴彈二十箱，大家望着這批遲遲而來的武器，就只有搖頭嘆氣，啼笑皆非的份了。

誓死突圍忠義可風

那是我一生之中所會渡過的一次最黯淡淒涼的聖誕夜，我和策叔、余兆祺、梁寒操夫人等，都在告羅士打飯店，耳聽着排山倒海，震耳欲聾的槍砲聲。房間裏，反倒靜悄悄的，不聞一點聲息。忽然，一直都在沉思默想的策叔開了口，他臉上呈現堅毅不拔的神情，用從容不迫的語氣，告訴我們說：

「如果我國援軍不克趕到，香港一旦陷落，我決定冒險突圍，寧死不作日本人的俘虜！」

然後，爲了表示他的決心，策叔取出他的護照，在那上面振筆直書「不成功，即成仁」六個大字。當時，正好策叔的令弟陳籍先生前來探問消息，因此，策叔又筆走龍蛇的寫了兩封信，一封寫給他的堂上雙親，另一封是留交策嬌的。信寫好了，他親手交給陳籍先生，請他分別轉交。並且催促陳籍先生趕緊離開。室內氣氛，肅穆凝重，大有最後訣別的意味。「風蕭蕭兮香江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」，陳籍先生友于情深，他情不自禁的湧出了熱淚，他將策叔的兩封遺書收好，低頭緩步，走出門去。

香港保衛戰持續到第十七天，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，最後關頭終於來臨，日軍源源登陸，戰火已自跑馬地延及灣仔市區，英軍猶在作困獸之鬥，他們禁止倉皇奔逃的市民進入中環。午後，日軍便衣隊進迫花園道英國軍部，距離我們的總部——亞細亞行只有數百碼之遙，最惡劣的態勢，隨時都可能發生。每一個人的心弦，都像繃緊了的鼓面，從策叔以下，人人槍在手，彈上膛，唯一的奢望，不過是多擊斃幾名敵軍，然後轟轟烈烈，死得像一個中國男子漢！

就在這千鈞一髮，危機四伏的緊張關頭，策叔桌上的電話鈴聲響了。電話是英國軍部打來的，軍部負責人向策叔報告：英軍傷亡過多，供應困難，後援不繼，官兵極度困乏，砲位又悉被日軍轟毀。如今日軍已在迫進花園道，英軍無法繼續抵抗，所以他已下令停戰。對於英軍的俯首稱

降，策叔當然不便置評，可是，他仍以堅定的口吻，通知英方說：

「本人決計突圍，貴方如果有人願意相從，請立刻到亞細亞行來。」

英方的答覆是，幾乎所有的英軍高級將領，都深願隨同策叔突圍，他們將儘速的趕到亞細亞行會合，接受策叔的指揮。這時候，策叔便問英方是否還有船舶可用？據答，英軍目前僅餘的六艘魚雷快艇，可以全部撥交策叔，請策叔從速準備。

不一會兒，英軍遠東情報局局長麥都高、助理羅斯、空軍少校參謀渥斯福特、海軍中校滿地高、陸軍作戰課長高靈、警察督察長魯濱遜、陸軍上尉麥美廉等十餘名英國軍官相繼趕來，向策叔報到。他們說決意隨同策叔突圍的英國軍官一共有七十餘人，其餘人等已經直接馳赴香港仔，先行登艇。自香港仔衝過敵軍火網，直駛鴨脷洲嘴山背停泊，等候策叔的魚雷快艇會齊後，繼續突圍而走。

當時的時間是下午三點，香港總督楊慕琦已經決定在下午四點親赴九龍獻降，策叔在短暫的半小時內決定了妥善週密的突圍計劃。同時利用時間儘可能的通知我方人員隨同突圍而出，可是戰火瀰漫，交通中斷，也有人認爲這個衝破火網的突圍行動過於冒險，難有勝算，因而遲疑不決。拖延到最後一刻，也祇有在場的我、余兆麒，和侍從楊全同行。

鴨脷洲前彈下如雨

驅車駛抵香港仔海濱，時爲四時十分，沿途所見，那一帶的市面倒還平靜，英軍也照常佈崗，似乎他們並不知道港督已在馳赴九龍投降。策叔率領我們和英軍將領相率登上最後一艘魚雷快艇，立即發動引擎，向鴨脷洲疾駛。可是天氣晴朗，遼闊海面一覽無餘，所以我們駛出香港仔不及半里，便被淺水灣西角上的日軍發現，他們以機槍密集掃射，頓時彈下如雨，浪花迸濺。緊接着又有小鋼砲多門加入轟擊，全艇暴露日軍的槍林彈雨之中，既無法抵抗，也不克逃離，咻咻轟轟的槍彈砲彈宛如驟然洒下的鐵雨。眼見艇上的十餘人斷無生理，幸而駕駛者從容鎮定，機智靈敏，他使快艇衝過鐵雨又向前航行了一程，但是就在這時舵手中彈身亡，艇長和兩名士兵也受了傷栽倒船艙。俄而麥都高背部被傷，策叔的鋼盔上嘖的一聲響，機鎗彈受了反彈斜斜的飛去，我正爲策叔慶幸，他的左腕忽中一彈當下就鮮血四濺血流如注。這時候艇上主機已被敵砲轟毀，快艇不停的在海面上旋轉，成爲岸上無數日軍的槍靶砲靶。

槍彈砲彈穿校般在我身畔飛來飛去，我只好把心一橫，乾脆置之不理，小心的用手帕替策叔裹傷。艇上的英軍將領走頭無路，一片大亂。於是艇身連連中彈，正在逐漸下沉。策叔臨危不懼當機立斷，他一聲喝令：「棄船！」命艇上諸人散開躍入水中，目標鴨脷洲，一致游泳行進，掙扎到島上去集合。

衆人紛紛躍入水中，在機槍大砲的追擊之下，竭力划動洄向鴨脷洲。策叔的左手還在溼漉漉

血，左腿猶有一隻木質的義足，以僅有一手一足尚且身負重創的年將半百之人，怎可能在槍林彈雨中泅過那麼遠的距離，安然抵達鴨洲？我是基督徒，篤信唯有上帝才能出現奇迹。因此，我在槍砲呼嘯聲裏，一面幫着策叔脫去鞋襪外衣，解下義足，連同義足空隙裏貯存的四萬元也一併棄去。一面勸他祈禱上帝，籲求神力庇護。這時候，左手吊起，左腳付諸闕如，只穿一身汗衫內褲的策叔，他以一種奇異的眼神看着我說：

「這次如果平安脫險，我一定受洗，皈依基督。」

然後，他請我把他的手槍和護照，一併繫在他身上。

我挽着策叔正要在海裏跳，策叔的副官楊全因為不會游泳，心懷恐懼，因而更為策叔擔心。他大聲阻止策叔下海泅向鴨洲，一再的說前途危險萬分，不如回香港去。他的喋喋不休使策叔大發雷霆，他怒不可遏的斥道：

「返香港，就是投降，你知道嗎？現在我們祇能有進無退，義無反顧！」

楊全還在請求策叔鄭重考慮，策叔的臉上拂然變色，他厲聲叱喝：

「你再多話，我槍斃你！」

然而，呵斥以後，策叔却在我驚駭錯愕之下，作了一個俠義仁慈的舉措。艇上就祇剩下一隻救生圈了，對策叔來說，那正是他脫險逃生的唯一憑藉。他竟毫不猶豫的把它取了下來，遞給楊全，告訴他說：

「你有了這個救生圈，就可以跟着我們，泅

水到鴨洲了。」

於是，由我扶持策叔，英國軍官羅斯護定麥都高，還有楊全殿後，五個人相繼躍入海中。時值隆冬，海水凜冽，策叔和麥都高又是身負重傷，行動不便。我們一下水，香港那邊岸上的日軍，看得清清楚楚，他們立刻就在我們的正前方，構成了一道嚴密的火網，槍砲齊發，彈無虛發，分明是想置我們於死地。血肉之軀，難當鐵雨，因此，我在水中高聲大叫：

「等一等，先躲過這一陣掃射！」

最漫長的一段旅程

我們下半截身子，全部浸在水裏，伸出手來攀着船舷，置身快艇和鴨洲之間，利用艇身作掩護。這一等，就是二十多分鐘。策叔的左手傷口，泡在海水裏那麼久，使我非常的擔心。我一再的問他要不要緊，策叔却總是若無其事的笑笑，回答我說：

「唔緊要，唔緊要，這點點傷，算得了什麼？」

敵軍的猛烈轟擊，持續到二十分鐘以上，方始漸漸的疏落。我望望近在咫尺，遙遠却有如天涯的鴨洲，估計這一段泅程，不過四分之三英里。可是，五個人之中，就有兩個受傷的和一名「旱鴨子」楊全，日軍一旦發現我們的蹤跡，必將施以更猛烈的轟擊。我們隨時都可能中彈或是沒頂的危險，稱之為一段死亡的旅程，似乎也並不為過。因為，連鴨洲上，都在香港日軍小鋼砲和機槍的有效射程之內。要想逃過這道鬼門

關，似乎比登天更難。

快艇上，還有一位不會泅水，又不得救生圈的余兆駢和兩名負傷的英國士兵。我們向他們點然道別，準備一衝而過，直抵鴨洲，看起來，只有百分之一的倖倖逃脫機會，反倒是困在艇中載浮載沉的他們，後來隨波飄泊，到了鴨洲岸旁，然後輾轉的折回香港。

策叔眼望着我，低聲的說了一句：

「可以行得了。」

我點點頭，挽起他的右臂，向羅斯和楊全揮手，作了個突圍衝鋒的手勢。五個人便魚貫相連，離開了快艇船舷，用最高的速度，泅向鴨洲去。

策叔只有一隻手一隻腳，顯然無法游泳。托天之幸，他曾在香港之戰爆發以前，在九龍海灘練習過一段期間的浮水，到了這生死不容間奏的危急關頭，竟然發揮了莫大的作用，使我節省了不少的氣力，連推帶拉，幫忙策叔一步步的泅向彼岸。

置生死於度外，一心一意掙扎前進。日軍果然又發現了我們，砲彈槍彈，不停的在頭頂心上嗤嗤的飛，我們既無從躲避，也無法測知死神將於那一分秒來臨。無情的海浪，也在為殘暴的日軍助虐為惡，一波又一波的襲來，似乎蓄意要把我們吞噬。我們無異是在和死神玩捉迷藏的遊戲，四分之三海哩的距離，那是我一生之中最漫長的旅程。我直在為體力漸趨衰弱而着急，因此我沒有時間意味危險與恐懼，更無暇測度我們究竟游了多久多遠？直到我伸手碰觸到堅硬濕冷的礁

岩：我們得救了！那一瞬間的感激與喜悅，誠非任何語言文字，所可以形容。

但是登上了鴨洲海岸，突圍逃生方始完成第一個階段。敵軍用熾烈的火網，鏖而不捨的追逐着我們，小鋼砲彈和機鎗子彈又伸展到鴨洲上來。一時之間我還顧不到這些，策叔飢寒交迫，疲憊不堪，他的傷口還在涔涔的流血，這使他的身體更趨孱弱，幾已瀕臨無法支撐的地步。因此我一扶他上岸，他便猝然的倒向地面，策叔既未呻吟，也不呼痛，他祇是伏在地上沉澱的喘息。我趕緊撕裂自己的內衣，草草做成幾條繃帶，冒着敵軍的砲火，替他裹紮傷口。傷口裹紮好了，我和楊全合力把他抱到一塊岩石的後頭。

「你們快走！」策叔喘息咻咻的在說：「到達鴨洲了，一定可以找到前此出發的那五艘快艇。」

「不行，」我率直的拒絕了他，「策叔，讓我攆起你來一道走。」

「那我們就會同歸於盡！」策叔十分焦躁說：「你看，敵軍的砲火這麼猛烈，你攆着我能走得了幾步？」

我很堅決的回答他說：「我決不能拋下你在這裏，要死，我們就死在一起！」

「我命令你！」策叔大聲的說：「立刻帶領他們，找到快艇，趕緊駛離鴨洲！」

驚出了我一身冷汗

但我仍然堅持，不為所動，由而策叔和我發

生了從所未有的爭執。爭論到最後，終於獲得了一項協議：我先帶着麥都高他們，繞往鴨洲後，找到了那五艘快艇，再折回來接他。時近黃昏，天色正在漸次的暗下來。我們都知道，再過個把鐘頭，暮靄四合，視野模糊，對岸的日軍無從瞄準，也就無法肆虐了。

策叔顯然已經下定決心為國捐軀，他低聲的在交代我，他向中央報告的內容。萬一發生意外，他指定由我代表他向中央提出報告。公事處理完畢，策叔脫下他手上的戒指，交到我的手裏，用平靜自然的語調，囑咐我說：

「假使我有所不測，請你把這枚戒指交給策嬌。」

我神情黯然的應了聲是，又安慰他說：

「一找到快艇，我會儘快回來接你。」

然而策叔却在作最壞的打算，他說：

「把我們的手鎗留下，萬一敵人登陸搜尋，我還要先拚掉他們幾個。」

稍微遲疑了一會，我仍還是遵照他的意思，把手鎗留在他的手邊。我說：

「請你萬勿移動，一找到快艇我就回來。」

他微笑着點了點頭，算是答應了我的要求。

我領着楊全、麥都高和羅斯，十萬火急的遵道走向鴨洲後。

幾經艱辛，心憂如焚，一直尋覓到入夜九點多鐘，我們方始找到了一艘正在守候着我們的魚雷快艇，順利的登上艇去。頭一件事，我便解下艇上的一艘救生船，邀了楊全和一名英國兵，飛

快划向策叔置身所在的地方。

蹣跚足的一上岸，就把我驚出了一身冷汗，陣陣濃冽的硫磺味撲鼻而來，鴨洲面對香港的這一邊，在我們離去以後，早已被對岸敵軍的燒夷彈，夷為一片平地。我快步奔向策叔匿身的那塊岩石後面，赫然不見策叔的蹤跡。天色如墨，驚濤拍岸，我們唯恐香港方面的敵軍發現，不敢打手電筒，或者是放聲叫喊。一行三人就唯有聚在一起悄悄耳語。幾經商議的結果，是再回魚雷艇上，多找幾個人來，以便分頭尋覓。

我們折回魚雷快艇，立刻就就有十餘名英國國兵，自告奮勇的陪我們再去尋覓陳策將軍。十幾個人又回到原處，分頭爬上鴨洲的小山，有人吹起了口哨，作為招呼策叔的暗號。忽然，一顆小石子從山頂滾落下來，擦過了我的身邊。

頓時便有所領悟，我輕輕的發出一聲歡呼。隨着加快了腳步，終於我驚喜交集的瞥見，策叔正安然無恙的躺在小山之巔。

原來，當我們離開策叔的身畔以後，敵方槍砲的轟擊越來越凶，他們竟使用了燒夷彈，把鴨洲東面的野草燒了個一乾二淨。大無畏的策叔也不知道從那裏激發出來偌大的氣力，他被火勢所迫，步步後撤，居然爬上了這一座小山。

十餘名搜索隊都集中在策叔的左右，無須策叔說明經過，大家都五體投地的欽佩他的英勇與堅毅，只餘一手一足的陳策將軍，又完成了一項奇跡。一位英國軍官，在寒風料峭中脫下自己的外衣，披在策叔的身上。我們都懂得，這是他在表示他由衷的敬意。

聯軍司令世界英雄

我們合力把策叔捨下山去，抬到了舢板上，划向魚雷艇，一路上，策叔還在輕鬆幽默的對我說：

「敵軍的砲火這麼猛烈，等了你兩個多鐘頭

不來，我還以為你罹難了呢。」

划到魚雷快艇，策叔被扶上了床。這一支從香港突圍而出的中英聯軍，齊聲向策叔歡呼，一致推選他為第一位聯軍司令。

策叔躺在床上，毫無痛楚的表情。他所作的第一件事，便是命我攤開近港海岸地圖，他要親自擇定航行路線。然後，下令五艘魚雷快艇，同時啓碇續航。

九時三十分了，五艘魚雷快艇遵令啓碇，駛向大鵬灣的平洲。

然而，平洲在望，迎面駛來了一艘日本驅逐艦。當時，五艘快艇上只剩下三枚魚雷，根本無法應戰。躺在床上的策叔，却處變不驚的想出了一條海上空城計。他下令五艘快艇排成一字形，加速前進，直向日本驅逐艦衝去。不一會兒，日艦的探照燈亮了，發現有五艘魚雷快艇一字擺開，正在乘風破浪的直衝過來。他們果然誤以為這是盟軍艦隊發動攻擊的前鋒，嚇得掉轉方向鼓輪而逃，又使我們平安渡過一道鬼門關。

「策叔」和徐亨突破重圍，抵達廣東戰時省會曲江。余漢謀、李漢魂及當地軍民，予他們以英雄式的歡迎。



深夜時分，抵達平洲，

岸上全無燈火，不見人跡。策叔命我率領一批英國兵，登陸偵察。我們摸黑走了許久，方始遇見一位老者，向他一打聽，這才知道沿岸的日軍早已撤走，目前正由一位游擊大隊長梁永元戍守。那位二十多歲的少年英雄梁永元，正是策叔以前所轄海軍陸戰隊的老部下。

我們得救了！當夜三點多鐘，五艘魚雷快艇一齊駛抵南澳，梁永元喜從天降，晝夜來迎。他派出大隊，又親自護送，以三天三夜的時間，穿過敵偽軍的封鎖線，平安抵達國軍防區惠陽。策叔突圍歸來，轟動了全惠陽城裏的軍民，他們熱烈的舉行歡迎大會，出席者達三千人以上。

從惠陽乘坐汽車，兩天後到達廣東的戰時省會曲江。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，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，以及曲江軍民，予我們以英雄式的盛大歡迎。這時候，陳策將軍親率中英官兵七十二名，自香港突圍，安抵國軍防區的消息，已經傳遍了全世界。二月初，策叔的傷勢漸趨痊癒，中央電促策叔返渝述職。我們搭機飛抵重慶，陪都各界紛紛的舉行歡迎會，蔚為抗戰中期的一大盛事。中央頒授策叔一等干城勳章，英皇鑒於策叔和我協助力助戰於前，領導英軍突圍於後，特頒予策叔K.B.E.爵士勳位，我也得了O.B.E.的榮銜。盟國報紙競相刊載我們突圍脫險的詳情，他們尊稱策叔為世界英雄。

然而，這一次的大難不死，使我最感欣慰的，還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香港突圍一週年紀念。策叔為實踐諾言，他赴重慶基督教會受洗，而以「安德烈」為聖名。